

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<http://www.gytoday.cn>

在线投稿: <http://tg.gytoday.cn> 新闻热线: 84683100 刊头题字: 周同

《宋史文苑传》,“秦观,字少游,一字太虚,扬州高邮人。”关于秦观的故里或故居,原本不是问题。近来,数位文化学者推发新说,几乎颠覆了传统的认知。笔者疑惑,就手头的文献资料并结合新近考古发现,作文探讨于此,并求教于方家。

笔者手头的《淮海先生年谱》,对于秦观故里有清晰明确的记载。谱文:“宋仁宗皇祐元年(1049)己丑,先生生。先生姓秦氏,名观,字太虚,改字少游,别号邗沟居士。学者称为淮海先生。先世居江南,中徙维扬,为高邮州武宁乡左厢里人。”本子系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书》第二十册,秦观二十八世孙秦瀛于嘉庆二年(1797)重编。其前言云:“始祖《淮海先生年谱》,为国朝初年先生二十世孙监察御史辑。盖本诸万历壬午(1582)先生十八世孙,武进族人名淇日本而加以案语,考证益加强焉。”秦瀛编次年谱,“缺者补之,误者辨之。凡瀛之所案,但书案字于每条之上。其旧案及族父所加增者则书案某先生云云,示不敢掠美前贤也。”依照秦瀛氏的编谱原则,皇祐元年的这段文字无有案语,当是明代秦淇旧谱的原貌。也就是说,关于秦观故里的记载,可溯及至万历壬午年。所谓徐培均先生所本,乃清光绪二十九年(1903)之《秦氏家谱》,自是坊间传言。

近阅《绍兴十八年(1148)同年小录》,内有高邮进士秦渊,于辨明秦观故里当有所裨益。所谓同年小录,即同一科登第进士个人简历汇总,有点类似于大学个人基本信息表兼同学通讯录。《四库全书》纪昀等案:“《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》一卷,宋王佐榜进士题名录也。考宋时廷试于榜唱名,谒先圣先师,赴闻喜宴。列叙名氏、乡贯、三代之类具书之,谓之同年小录。”“次载策问及执事官名,又次载进士榜名,又次载诸进士字号、乡贯、三代。”“宋代同年小录今率不传,惟宝祐四年(1256)榜以文天祥、陆秀夫、谢枋得三人于世所重。而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,讲学家亦递相传录。”所以,在宋代仅存的两部同年录中,绍兴十八年者,实因之于朱熹的福佑。

同年录虽称小录,却是实录,其文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。《小录》首载第二甲,“第十九人秦渊(右迪功郎)扬州高邮县武宁乡左厢里。”“次载第二甲,“第十九人,秦渊,字处静,小名郭哥,小字仙卿,年三十六,三月初一日生。外氏江偏侍下第二,兄弟三人二举。先娶王氏,再娶蒋氏。曾祖詠,故内殿崇班,赠左朝议大夫。祖定,故朝奉大夫,赠左中奉大夫。父规,故右朝奉大夫。本贯扬州高邮县武宁乡左厢里。祖为户。”

不佞以为,弄清宋代高邮秦氏之间的相互关系,特别是秦观与秦渊之间的相互关系,是确定秦观故里或祖居地的关键。2011年,扬州蜀冈路东侧吕庄地出土了 two 合宋代墓志,《宋故内殿崇班致仕秦公墓志并序》和《宋故长乐县君朱夫人墓志》。经扬州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束家平等人的整理辨识,确认为秦观之先祖,秦詠及其夫人朱氏之墓志。从文字上看,秦詠的身份为“宋故内殿崇班”,也就是秦观的大父承议公。墓志邑人孙觉作文,赵挺之书,邑人孙升书盖,金陵袁居中刻。

根据墓志铭的记载,秦詠卒于元丰六年(1083)正月二十五日,朱氏卒于熙宁七年(1074)十月下旬。其家族谱系,“曾祖裕。祖禹。父政,赠左监门卫将军”。《小录》,“(秦渊)曾祖詠,故内殿崇班,赠左朝议大夫。”墓志题名亦称秦詠内殿崇

也说秦观故里

□ 陈友兴

班,乃其最终的官号。赠左朝议大夫,为身后的封官。对照《小录》与墓志两文之“(秦)詠”,所载当是同一人,系秦观祖父,秦渊曾祖父。墓志铭,“子三人:曰完,蚤卒。次定,宣德郎。次察。女三人:长蚤卒。次适酸枣进士李濂。季适同郡刘绶,亦先公卒。孙八人:曰观、震、鼎、升、蒙、涣、益、兑(兑)。孙女四人。曾孙二人。曾孙女三人。”孙辈中,首为秦观,乃秦詠之长子房长孙。铭文中的秦完,论序应该就是秦观的父亲元化公,秦定当是秦观的叔父。《淮海先生年谱》,熙宁三年,“叔父定登叶祖洽榜进士第,授会稽尉。”元丰二年,秦观“如越省大父承议公及叔父秦定于会稽。”秦察,则是秦观的次叔,史载不详。《小录》,“(秦渊)祖定,故朝奉大夫,赠左中奉大夫。”秦定与秦观为叔侄关系,与秦渊为祖孙关系。

墓志铭,秦詠孙辈八人,曰“观、震、鼎、升、蒙、涣、益、兑”,未见秦观的名字。推而论之,其一,秦规乃秦观以外孙辈七人中的一人之异名;其二,元丰六年铭文之时,秦规尚未出生。秦渊绍兴十八年登第时三十六岁,当出生于徽宗政和三年(1113)。倘以秦定守制结束后的元丰八年(1138)起计,秦规政和三年已届二十九岁,育子秦渊,也是合乎常理的大概率事件。秦观与秦规,观弟观,其名皆取见旁,符合古人命名的通例。秦规应该就是秦定之子,秦观的堂弟。秦观子秦湛,秦规子秦渊,其名皆用水旁;秦湛字处度,秦渊字处静,亦取排行之意。结论,高邮秦观与高邮秦渊,实为堂房叔侄关系。

列一宋代高邮秦氏世系表:秦裕—秦禹—秦政—秦詠—(完、定、察)—(观、震、鼎、升、蒙、涣、益、兑、规?)—(湛、渊)。

“秦渊,本贯扬州高邮县武宁乡左厢里。”《宋史地理四》,高邮军,“建炎四年(1130),升承州,割泰州兴化县来属;置镇抚使。绍兴五年,废为县,复隶扬州,以知县兼军使。三十一年,复为军,仍以兴化来属。”绍兴十八年,高邮为扬州辖县,故《小录》称“扬州高邮县”。康熙《高邮州志》卷之五“五宁王庙”,“在三垛镇南。《南史》武宁王大威,字仁容。梁简文帝第十五子也。大宝元年(550)封,二年为丹阳尹,遇害三垛。故立。”武宁乡,因南朝萧梁武宁王大威封号而得名。唐人百户为里,五里为乡,宋人因之。而左厢里,当为宋代武宁乡下辖之一里。这里的乡与里,实为乡村基层行政区划,有如今日之行政乡(镇)与行政村。《小录》,“第一甲第一人,王佐,绍兴府山阴县禹会乡广陵里”;第五甲,“第九十人,朱熹,建州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,祖居徽州婺源县。”其乡里里,皆类此也。

隆庆《高邮州志》第一卷“厢里”条,“今制州志所统,在城为厢,在乡为里。州有六厢八十里,共八十六里。”“武宁乡在州治东,辖五村三十里。曰三垛村,七里;曰柘垛村,四里;曰兴义村,四里;曰中临村,八里;曰茆垛村,七里。”

秦渊,字处静,“本贯扬州高邮县武宁乡左厢里”,当对应今日之高邮市三垛镇少游村一带地域。高邮秦氏本一脉,行文至此,则秦观之故里或祖居地,也就不言自明了。

院南行。黄昏时分过池州青阳县,宿“九华甘露”。这是一座民宿,离九华山很近。一抬眼就能看见绵延的山脉,还有扑面而来的习习山风。院落很大,深而曲折。

院子里有山,有水,有修竹千竿。几扇或掩或张的月亮门里是游客的寓所,一律的灰砖粉墙,墙垣随着屋面的坡度层层跌落,墙顶挑三线排檐砖,覆盖青色小瓦。每只墙垛上安有各色的“座头”,这便是马头墙了。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符号,本因江南繁盛,人们惯于聚族群居,白日炊烟,晚间烛火,难免会有“走水”的隐患,而马头墙叠于山墙之上,能在关键时刻防风,可保一方水土之安。明清时期,徽商的兴起使得徽州男子大多在舞夕之年便出门谋生,能行千里的马儿也寄托了家中亲人们对他们的翘首盼望。

山间的夜色似乎比都市来得更早一些。当西天的火烧云渐渐褪去了艳丽的霞帔,当山风变得愈加清凉,暮色便悄然而至。池中的游鱼从水阴处涌了出来,层层叠叠,锦缎般铺满水面。有云烟从山脚升起,袅袅地。云色黯淡下来了,映衬着远处的山峦,“远山如黛”想必就是这般。此刻的村落在昏黄的暮色中静静地伫立,好像满载了光阴的故事,静谧深沉又不失精巧温润。

夜宿青阳

□ 濮颖

我们在天井里休憩,晚风钻进竹林间,发出沙沙的声响,恍惚置身于春日里的蚕室。蛰伏的虫子欢快起来,它们鸣叫着,歌唱着,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,仿佛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出夜色的深沉。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脚步声,那是去九华山拜佛的香客。他们身背香袋,双手合十,步履从容;身后还有匍匐在地的朝圣者,他们用脚步与身体丈量着脚下的土地,一步一步接近自己心中的圣地。此情此景,不觉叫人肃然起身。

夜色变得明朗起来,心境也随之安然。远处的山,近处的水因着夜色融为一体,旅人就在这山水之间。远处的灯火慢慢暗了,清晰可见天空中的点点星辰。安静在这如水的夜色中,耳边没有闹市的喧嚣,眼里没有俗世的纷争,心中没有欲念的苦痛,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圆满?

星光,灯火,晚风,山峦,行者……在这青阳的夜晚已然融为一体,静谧得迷人。便自然想起《翡冷翠的一夜》和《鸭掌圈的夜》了。青阳的夜里没有徐志摩笔下客居的落寞、相思的愁苦,也没有沈从文先生描述的独异的人生形态以及对生命的感喟,它让我感到的分明是一种禅意的空灵与岁月的静好。

风起云涌,转眼之间,夜色又深了一层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天津大学副校长、教授张国政(高邮市卸甲人)想为秦观故里立个碑亭,以为纪念,并亲自书写“秦观故里”四个遒劲大字,还附上三万元人民币交秦家村(秦家垛),让原村会计秦在龙代办此事。秦在龙不负所托,跑上跑下,把张教授的想法告诉乡里,告诉县里。副县长、文化学者朱延庆先生知道后,觉得意义重大,立即召集文管会等负责人商讨拍板决定:在秦家村建立“秦观故里”亭,其费用,除了笑纳张教授个人好意外,再实行“三个一点”(村里投资一点、乡里投资一点、县里投资一点)。经费落实,秦在龙联系了扬州一家工匠,勒石了一方“秦观故里”碑。石碑身高约1.4米,身宽约0.4米,“秦观故里”四个大字,镌刻正中,红色耀眼,古朴典雅。

碑刻既成,在秦家村建立碑亭则是顺理成章的事。想不到某乡干(秦观后裔)生怕别人“说闲话”,不同意在秦家村“竖碑”。那块“石头”弃置一隅,后被一厂老板发现其“价值”,抬到河边做码头跳板去了。乡政府食堂某炊事员于心不忍,悄悄地和人抬进他的宿舍,暂为保存。

某年月,张教授趁回家探亲机会,特来秦家村,未见碑亭,细问原委,非常意外。不知出于什么考虑,“秦观故里”亭还是于2002年建立起来了,地点当然不是建在秦观故里秦家垛,而是建在原武宁乡政府大院里(武宁乡已于2000年撤并到三垛镇了)。建在原武宁乡政府大院内也罢,大一点说,武宁地区不就是少游故里?

“秦观故里”碑亭“旅”记

□ 秦一义

有亭翼然。“秦观故里”碑石立于亭内正中央,亭四周的楹柱上嵌着几副家乡名人所撰的楹联,倒也显得古色古香,文化内涵丰富。碑亭建立,也了却了张教授及秦氏后裔们的一桩心愿,盛事一件,《新华日报》为此作了报道。

据说,曾有一批崇拜秦少游的日本友人,寻访秦家村,白跑一趟,只打听到空落落的武宁乡政府大院内秦观故里亭一座,在那里拍了一番照片,算是“到此一游”。

又数年,原武宁乡乡政府大院遭遇拍卖。政府大院变成一家民营企业。昔日那种轿车来来去去、拎包客上上下下的现象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关门生产,机器轰轰隆隆,日夜作响。碑亭也被锁入深闺中,与世隔绝,“宫花寂寞红”是另一种凄凉,已没有多少人再关心它的存在了。

一次,我去三垛中学有事,见校园内西南方有一亭,似曾相识,近前一看,这不是原武宁乡政府大院内的那个亭吗?怎么跑到这里来啦?更为奇怪的是,碑亭分立,即“秦观故里”石碑立在亭的外面,而且石碑上有缝隙,一打听,石碑断裂过。细思量,立在三垛中学也好,眼光放大一点,三垛也是秦观故里嘛。谁不为家乡名人而骄傲!再说,秦观故里亭立在三垛中学,不仅仅让人观光,更有励志作用呀。

我读书时本有做摘录

的习惯,但《台北人》已阅大半,却还未录一字。白先勇先生的书就是有这样的魔力——他的语言称不上华丽,也算不得匠心独具,但是偏偏每个故事都讲得生动,鲜活得好像一幕幕戏在你眼前咿咿呀呀地演,看得你欲罢不能,水也忘了喝,厕所也不记得上了,到了灯光一暗帷幕落下时方才回过神来,直懊恼这戏怎么这么短,还没看够却已结束。

咿咿喏喏方才的剧目,演员们一一出来谢幕,有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教授,有曾经旧上海百乐门的当红舞女,有风烛残年的老副官,有米粉店的老板娘……他们之所以生活在台北,完全是因为国共交战,国民党战败后,逃难迁居所致。因而《台北人》里的人物,像是被活生生截成了两半,一半是过去,代表着“青春、纯洁、敏锐、秩序、传统、精神、爱情、灵魂、成功、荣耀、希望、美、理想与生命”;一半是现在,代表“年老、腐朽、麻木、混乱、西化、物质、色欲、肉体、失败、委琐、绝望、丑、现实与死亡”。书中每一篇故事都囊括了一个小人物的一生荣辱,每个故事的脉络都好像莎士比亚的《麦克白》中所说:“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,是一个在舞台上大摇大摆指手画脚的戏子,下台后就永远沉寂无声。”而这,大抵上也是我们每个平凡人的生命脉络了。

美人迟暮,英雄末路,曾经那些岁月被丢在身后,就像死者把生者丢在人间,就像游子把故乡抛在后面。像白先勇的书中人,也像你和我。——人真的有可能返回故乡吗?游子觉得他返回了地理意义上的故乡,却恰好确认了一切不再存在的事物。而此刻活着的人,被命令带着缺失的空洞活下去……一个不再向往别的世界的人,一个从未得到兄弟却失去兄弟的人,一个不

纵尘满面、鬓如霜

——读白先勇《台北人》

□ 寒蝉

再诉苦也不再轻易被沮丧击垮的人。儿女会被迫向儿女的身份告别,和全世界所有曾经的儿女一样,他们最后会老得不再记得自己曾是某人的儿女。

所有夕阳都会入夜成灰,所有大雪纷飞的日子都是记忆的虚笔。

和《红楼梦》所传达的“年华易逝,一切皆空”的思想类似,《台北人》的内里也有些消极了,可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经典。况且古埃及有语:“人的生命并非是随着死亡而完全结束,而是随着他的灵魂到另一个世界去继续生活。”冥冥之中的有些东西我们无法抗衡,但是《台北人》中每个人都不丧失生的希望。读罢全书,可以发现《台北人》一书只有两个主角,一个是过去,一个是现在,在书中作者对国家兴衰、社会巨变发出深深的感慨,往昔让他无法释怀,在现实生活中又时常被回忆拷问,原来云淡风轻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白先勇先生在书前引录了刘禹锡《乌衣巷》——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作者不胜今昔的苍凉感溢于言表,“思乡”是这群台北人生活的背景音乐,无论什么阶层的人物都在回忆与现实间背负着漂泊与还乡的枷锁。

宇宙本是一片死寂,就因为有了易雪艳,有了顾恩嫂,有了秦义方……这些平凡人的嬉笑怒骂才有了活的世界。其中人物的忠义、诚恳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,勿论是对当时的台北,就是对如今的普罗大众也有着深刻的意义。

无论是《台北人》的时代还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点,人的肉身无法永恒,但是思想可以,灵魂可以。阅读是一种旅行,是让灵魂行走在路上的旅行,读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纵然尘满面、鬓如霜,我仍自浅吟低唱,轻盈而充实的歌声自会飘至很远的地方。

我的好邻居——城市书屋。

刚开始知道城市书屋,是在朋友圈里。原来公园里会有一个安静的看书场所,而且离家这么近;我在府前街的南边,她在府前街的北边,真是“好邻居”。

第一次去拜访邻居,觉得她是那样亲切、熟悉。青黑色的砖头路,古色古香的格子门,多么安静、古朴、大气,一见如故。

开始的时候,我是双休日抽时间去看书。我喜欢那种安静、自由的感觉。从6月10日开始,她启动暑假作息模式,上午时间不变,下午关门时间延迟到晚8:30,这样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拜访她。

一般是吃了晚饭就可以开心地去看书了。我喜欢怎样的书呢?是那种先告诉你现象,然后细细地讲道理给你听,让你受益。当然这种情况不会天天有,要巧遇!还有一种,有时你有烦恼,百思不得其解,突然有一天,你就找到了答案,

好邻居

□ 宣晓华

真是醍醐灌顶啊。再有一种,你遇到一些场景事情,不知如何表达,有一天偶遇这样的文字,她说出了你该说的话,真是相见恨晚啊。总之,读书有时像老友见面,一见如故;有时又像长辈的谆谆教导。

读书的时候,我很投入,有时会忍不住笑出了声,有时还会抹眼泪。是有些失态,但酣畅淋漓,痛快得很!

在我的影响下,孩子的假期作业基本是在城市书屋完成的,有时我会帮她占个位置。效果不错!

8月31日晚上,下着小雨,我还是去了城市书屋。图书管理员告诉我,明天开学了,取消暑期作息,恢复常态,还是6点下班。真是有点舍不得。没关系,我借回家看。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好东西,喜欢看的书就是好书,好好享受看书的时间。